

喜看川劇粵劇同台演



朱昌文

日前到高山劇場看了一場少見的兩個地方劇種同台交流的演出，節目名稱為《蜀港兩關情》，是川劇與粵劇幾個精彩折子戲的互動展演，令觀眾從「生、旦、淨、丑」行當中領略到「唱、做、唸、打」的特色，以及從不同的聲腔中體味「巴蜀風」和「嶺南風」的各自優點。如此交流演出，既可使兩劇種的演員近距離互相觀摩學習，也令觀眾覺得新鮮，個人認為這種形式的藝術交流值得鼓勵。

香港曲藝團體「戲裏乾坤」和「劍麟粵劇團」與四川省川劇院合作，並得到四川省川劇院院長陳智林的支持，他日前親自帶領川劇團隊骨幹青年演員訪港，與香港劍麟粵劇團青年演員同台分別演出幾齣川劇和粵劇折子戲。劇目分兩日兩場演出。川劇有《射鵰》、《掃松》、《攔馬》、《活捉》、《人虎情》以及由陳智林院長擔綱演出的《刺目勸學》。粵劇有《斬二王》、《三帥困嶺山》之《追囚》、《打洞結拜》以及由班主劍麟擔綱演出的《鍾無艷》之《搜宮》等。

看舞台上的演出，川港兩地的青年演員都有很好的造詣，演技精湛，唱、做、唸、打各有千秋。川劇是四川、重慶地方主要劇種之一，常演劇目有逾百部，表演行當齊全，分類細緻，表演生動，聲腔優美，其中的高腔最為突出，受觀眾歡迎，它源於江西弋陽腔，其唱腔不但具備南方音樂的婉轉悠揚，亦兼有北方音樂的高昂慷慨，其行腔流暢，節奏靈活，悲喜皆宜。川



▲川劇《射鵰》劇照。

作者供圖

劇院院長陳智林擅唱高腔，他在《刺目勸學》中的精彩演出和優美的高腔博得觀眾熱烈的掌聲。

粵劇是廣東主流戲曲，它的特點是糅合唱做唸打、樂師配樂、戲曲服飾、抽象形體等的表演藝術。粵劇每一個行當都有各自獨特的服飾打扮，音樂唱腔具有抒情、婉轉華美的獨特韻味，舞台表演和題材內容兼具極其鮮明的嶺南地域特色。粵劇有火爆激烈的武打場面，展現粵劇武功功架，又有哀怨動人的生旦戲，把粵劇唱腔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粵劇名列於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內，也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肯定，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粵劇成為粵港澳地區的藝術瑰寶，也被傳播到世界各地。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作為國際大都會，香港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多元的藝術氛圍，無論是戲劇、音樂、舞蹈，視覺藝術等，都有卓越的發展成就，未來會有更為廣闊的合作與交流平台。在新形勢下，本地藝團到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演出是重要一環，而邀請內地藝團到港交流演出也不可缺少，這是相輔相成的，可以互相提高。

近年，香港與內地都有劇團互訪演出，例如有香港粵劇團到重慶、成都作交流演出，去年六月，四川省川劇院演員曾到訪香港出席「中國戲曲節」，演出經典劇目《白蛇傳》。其中有演員表示感到榮幸，並向汪明荃等前輩取經。但像此次四川省川劇院演員來港與粵劇演員同台「雙向」演出是第一回。不論演員還是觀眾，都樂意見到今後內地與香港的各類劇種演員都有更多機會同台交流演出。

科技新生活



小冰

女兒遠程向我提問，求證一個跨越時代的現象，她大概嫌我應對高科技事物力不從心。「媽媽，那年你到大洋彼岸，輾轉一程又一程，看大都會，逛華爾街，拜訪郊外的老朋友。現在呢，你還行嗎？還敢獨自闖世界嗎？」

「如果社會運作模式不變，行的。但是人類進步得飛快，大數據、高科技、動輒AI。自由行如若不和你們一起，肯定不像當年那樣順當啦！」

「要跟上啲，雖然要學的東西很多。」

「你說我們跟不上？能怪罪誰呢？誰不崇尚與時俱進的生活，可是我們容易嗎？人工那麼貴，人工服務那麼少，現在事事自助，無處不是預約優先，有些機場除了安檢，乘客非得自行輸入信息辦登機牌，非得自己給行李過磅送上輸送帶。你以為還像當年那樣？」

「住酒店或者酒店也不容易，自己在網上訂房，到達後輸入密碼進房，沒有鑰匙，沒有服務生。那次在挪威奧斯陸的那家酒店，你出門與在當地工作的同學坐咖啡店，我們逛超市，歸來進不了門，你喝着咖啡遙控掃碼給我們開門鎖。這些事情，多少長者搞得定？」我非說不可。

「是的呀！難怪旅行社賺得到那麼多中老年朋友的錢，那些旅行團，除了導遊就是長者。年輕人跟

團的興趣不大，自己玩！」她知道的呢。

「從前，選哪條線乘哪路車，坐汽車還是火車，事事親力親為，直觀行事！而今你看，那次上火車，如果不是照着前面的人操作，我連要按一下鍵鈕車門才打開，都不知道。」

「事事上網，萬物連接WIFI，高科技成全了各行各業的工作效能，也淘汰了不計其數的人力，還讓原本就被邊緣化的長者更加邊緣。智能產品搞不定，出門不方便，與社會脫節，應對事務艱難。」我數落起來簡直打不住。

對待高科技產品，長者分兩種人。一種是想用不會用，不會用所以不用；另一種是懷揣緊迫感，不甘心不用。已經過了對新生物物產生悸動歲月的長者，你是哪種人？他呢？她呢？

不是願意不願意的事，我們既不能回到夢中的過去，也無法迴避神話般的現實。現在要找一台「傻瓜」電器都難，那些「傻瓜們」，或將自生自滅，或將在博物館裏「躺平」。

而今幾乎沒有選擇，不能只靠打電話了，不能打開電腦就只是打字編輯寫郵件了。網上預約，異地支付，手機繳費，非得用app驗證不可，非得面對應用程式不可。

那就向後生們學習吧。放下身段，心平氣和地學，學多少是多少，看他們怎樣像變魔術一樣地點擊、輸入、搜索，記下步驟一二三……總得解決吃住行遊購的問題，科技新生活，我們得認。



玉龍映朝暉



市井萬象

玉龍雪山位於雲南省麗江市西北部，終年積雪，銀裝素裹。仲冬時節，隨着旭日東升，晨輝漸漸灑滿山巔，山下層林盡染，城市悄然甦醒，一幅和諧靈動的生態畫卷徐徐展開。

新華社

生命觀



君子玉言

小香

二〇二四年的尾聲，樂壇文壇兩位巨匠劉家昌和瓊瑤相繼離世，劉是久病不治，而瓊瑤則選擇以自己的方式離開。她在自己家中，通知了孩子，準備好了遺書和告別視頻，由秘書淑玲代發，淑玲是陪伴她二十多年的助手，稱得上是半個女兒，她很放心。

瓊瑤的遺書一如她過往的文字，「不要哭，不要傷心，不要為我難過。我已經『翩然』的去了！」

『翩然』是我最喜歡的兩個字，代表的是『自主、自在、自由』的『飛翔』，優美而『輕盈』，我擺脫了逐漸讓我痛苦的軀殼，『翩然』的化為雪花飛去了！

這是我的願望，『死亡』是每個人必經之路，也是最後一件『大事』。我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

媒體所說的「自殺」「輕生」等用詞，似並不恰當。瓊瑤用一種對生命非常負責的態度，自主選擇了一種方式，與自己的現世、與親人、與讀者和公眾進行體面的告別——「上蒼對於生命的過程，設計得不是很好。當人老了，都要經過一段很痛苦的『衰弱、退化、生病、出入醫院、治療、不治』的時間，這段時間，可長可短，對於必將老去的人，是多大的折磨！萬一不幸，還可能成為依賴『插管維生』的『臥床老人』！我曾經目睹那種慘狀。我不要那樣的『死亡』。」她給自己的生命拉上一道終止線，自己掌控終止時間，終止地點，終止方式，按照自己的想法獨自悄然撞線，為這件人生最後的大事作了主。她的生死觀依然「很瓊瑤」。

當年她的說風靡大陸時，不少同學痴迷得不得了，徹夜讀瓊瑤小說。抱着了解的心態借了本來看，名字不記得了，好像是《彩霞滿天》？或《彩雲飛》？或《我是一片雲》？反正跟雲有關係。這是我所讀的第一本至今也是唯一一本瓊瑤小說。之所以沒有入痴一本接一本不停讀下去，是因為我覺得敘事套路都一樣，情節也有點甜膩。但並不

妨礙我欣賞瓊瑤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底蘊。我唱她作詞的歌，直到現在，那些歌仍然是我的必唱list曲目——《庭院深深》《月朦朧鳥朦朧》《月滿西樓》《一簾幽夢》……劉家昌的作曲與瓊瑤的歌詞珠聯璧合，首首俱為經典。

瓊瑤用古典詩意的描述，將人們帶入一種優美的意境，劉家昌的譜曲將詩情畫意一一展開（儘管對自己的生活後來變得很狗血），使之更加唯美。雖然這些「瓊瑤式的詩意遠方」，這些感物傷懷，與我們生活中的粗礪苟且大相徑庭，與柴米油鹽格格不入，不能用來維持尋常人家的生存，更不是活着的必需，在現實看來太矯情太「小布爾喬亞」，但或可成為我們粗糙生活的蕾絲花邊，弱弱地支撐着一點小小浪漫精美，讓我們駐足回眸，心頭柔軟。

「這正是花開時候 露濕胭脂初透
愛花且殷勤相守 莫讓花兒消瘦
這正是月圓時候 明月照滿西樓
惜月且殷勤相守 莫讓月兒溜走
似這般良辰美景 似這般蜜意纏綿
但願花長好 月長圓人長久」
……

「我有一簾幽夢 不知與誰能共
多少秘密在其中 欲訴無人能懂
窗外更深露重 今夜落花成塚
春來春去俱無蹤 徒留一簾幽夢

誰能解我情衷 誰將柔情深種
若能相知又相逢 共此一簾幽夢」
……

如果我們懷舊，泛黃的記憶裏，一定還有他們二位。

劉家昌和瓊瑤的離開似乎也宣告了一個古典纏綿、純情浪漫世代的結束。當今世界，人工智能似乎大有取代人類創作的趨勢，AI可以將所有藝術創作都解構為算例，畫家每一筆顏色畫在哪、怎麼構圖，每一步背後都有幾萬次決策，一個小小作品就包含着萬千次的決策。藝術家油然而生的神來之筆靈光一現，成為浩大的計算數據。用效率來看，哪一個更合理更有效呢？

更重要的是，AI懂得人們在創作過程中的快樂嗎？當年柯潔和「阿爾法狗」下棋輸了，柯潔哭了。這事發生後，討論熱度過了，公園裏那些下棋的老頭兒們依然在下棋，為一步棋爭得面紅耳赤，沒有什麼能替代他們的快樂。

我們活着應該怎樣度過每一分鐘？幸福的問題，快樂的問題，生命的本真問題，人工智慧恐怕是解決不了的，還是要人自己來琢磨，自己來優化。八十六歲的瓊瑤告訴我們，「生命的美好，就在於『能愛、能恨、能笑、能哭、能歌、能說、能跑、能動、能紅塵作伴、活得瀟灑瀟灑，能嫉惡如仇，活得轟轟烈烈……』這些，我都在有生之年，擁有過了！我『活過』了，不曾辜負此生！」——生時如火花，熱烈地燃燒，熱烈地活過、寫作過、表達過。死時如雪花，從天空飄然落地，翩然歸去，化為塵土。

「多少的往事 已難追憶
多少的恩怨 已隨風而逝
兩個世界 幾許痴迷
幾載的離散 欲訴相思
這天上人間 可能再聚
聽那杜鵑 在林中輕啼
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
啊啊 不如歸去」

眼下，還每天穿行於地鐵，為生計奔忙。眼睛耳朵捕捉着換乘信號，生怕錯過；一邊腦子裏想着曾經的詩意，那些婉約的文字實在無法穿透堅硬的生活。為了活下去，我們要磨去多少多愁善感？但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那些美好，一直在。



▲《煙雨濛濛》，瓊瑤著，作家出版社。

黃的璀璨



客居人語

姚船

黃色，平和柔靜，在顏色的家族中，原本不露山不顯水，靜悄悄待着。然而，當它加入了某種元素，一下子就變得光彩奪目，燦爛輝煌。

猶如一位穿着樸素的鄉村姑娘，在田野中勞作並不引人注意，一經梳妝打扮，其天生麗質瞬間呈現，讓人刮目相看。

古代皇帝登基，人們習慣叫「黃袍加身」。黃色「沾」了龍袍的光，似乎身價百倍，分量自是不同。不是嗎？這黃曾經被視為皇家專用色彩，平民百姓不能隨便塗用。

金子是黃色的，被稱為黃金。閃閃發光，人見人愛。有金相「伴」，無疑也使黃色高貴起來，金黃成了黃色的最好詮釋。

不過，黃袍時代已成歷史，黃金也非人人擁有，唯有大自然樸實的黃，讓人隨意欣賞，為生活增添樂趣。

東部大西洋省份遊覽。正值麥收時節，原野一片金黃，一望無際，映入眼簾，令人心曠神怡。

隔着車窗，我似乎聞到濃濃的麥香撲鼻而來。想像坐在收割機裏，正在勞作的農人，那豐收的喜悅，一年用汗水和期望盼來的成果，該是如何開懷爽意。

我的故鄉在潮汕地區，種的是水稻，而非小麥。由於天氣和暖，四季如春，一年水稻有兩熟，每到夏收和秋收，田野也是一片黃熟，鎔金溢彩。我雖生活在城市，但中學時代，每逢夏秋，學校都會組織學生到農村助收兼鍛煉。置身廣闊的田野，那豐收的景象，至今難難以忘懷。

那些年，我們興致勃勃結隊來到農村。陽光燦爛，成熟飽滿的稻穗，沉甸甸地彎着，像在展示豐收的驕傲，又像迎接我們這群活潑的少年。我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一隴隴的金黃，一塊塊鋪向遠方。對於辛勞的農人，這應是他們心中最美的色彩。

除了金黃的麥田和稻田，展示了農作物的美，黃色的花朵，也同樣迷人。古人讚頌黃菊怒放：「滿城盡帶黃金甲。」現代詩人豪邁吟唱：「戰地黃花分外香。」看如今農村，不少地方都有大片大片黃燦

燦的油菜花地，吸引無數遊客前去遊覽打卡，成了網紅景點。

黃，除了色澤誘人，在人們心中，還深藏着另一種感情。黃皮膚、黑眼睛，我們都是龍的傳人。我們的祖先是軒轅黃帝。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倡導播百穀草木，發展農業，始製衣冠，建房屋，興文字，創醫藥……告別洪荒，開創了文明時代，綿延幾千年。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華人，到河南新鄭黃帝故里，或陝西黃帝陵，去拜祭懷憶這位人文始祖。

而黃河，作為炎黃子孫的母親河，如萬馬奔騰，一瀉千里，浩浩蕩蕩流經中原大地，孕育和滋潤了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

一個「黃」字，既是顏色，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發光，散發着迷人的光彩。而它在歷史長河中，也蘊含着一個血緣密碼。海外華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對自己的身份認知往往感到困惑。黃帝、黃河、黃皮膚，正是揭示密碼的鎖匙，讓他們明白我們從哪裏來。根，就在大洋彼岸的神州大地。悠悠歲月，代代相傳，不論我們走到世界哪一個角落，都是炎黃子孫。

平和的黃，在我們心目中，璀璨奪目。